戳破肥皂泡的各种办法

□ 秦珍子

人体细胞要叛变，得先过免疫系统这一关。但有些恶性肿瘤细胞厉害得很，有逃逸机制。方法很多，譬如伪装成好人，不被认出来；被认出来的话，就跟免疫细胞套近乎，使其放松警惕；还是被盯上了，那就负隅顽抗，阻碍通讯，设制路障。

免疫系统搞不定，人就得去医院了。现代医学，70%的临床决策依赖仪器和试剂。B超、CT等，能看到人体异常现象。尿检、血检等，能为现象提供本质参考——小到指出脂肪存量，大到揪出病毒载量。

这半年，我们都听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假阴性”的例子，每次我都很焦虑。在这个特殊背景下，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不仅关乎个体健康，也关乎公共利益。

能与新冠肺炎疫情稍稍相提并论的，是17年前的非典疫情。当时在美国，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大一姑娘花了整个暑假检测SARS病患样本，那是传统的鼻腔拭子和注射器抽出来的血液。干完这一摊子事儿，伊丽莎白·霍姆斯彻底不想上学了。她要创造一个颠覆性的产品，用一滴血自动做完几十几百项检查，结果还能即时传输出去。

这产品还要简约小巧无痛时尚，拥有南丁格尔的温柔，iPod的颜值，实验室的精准，手机的实时。感染病毒不要怕，戴好口罩速回家。药物有用早知道，调整方案追疗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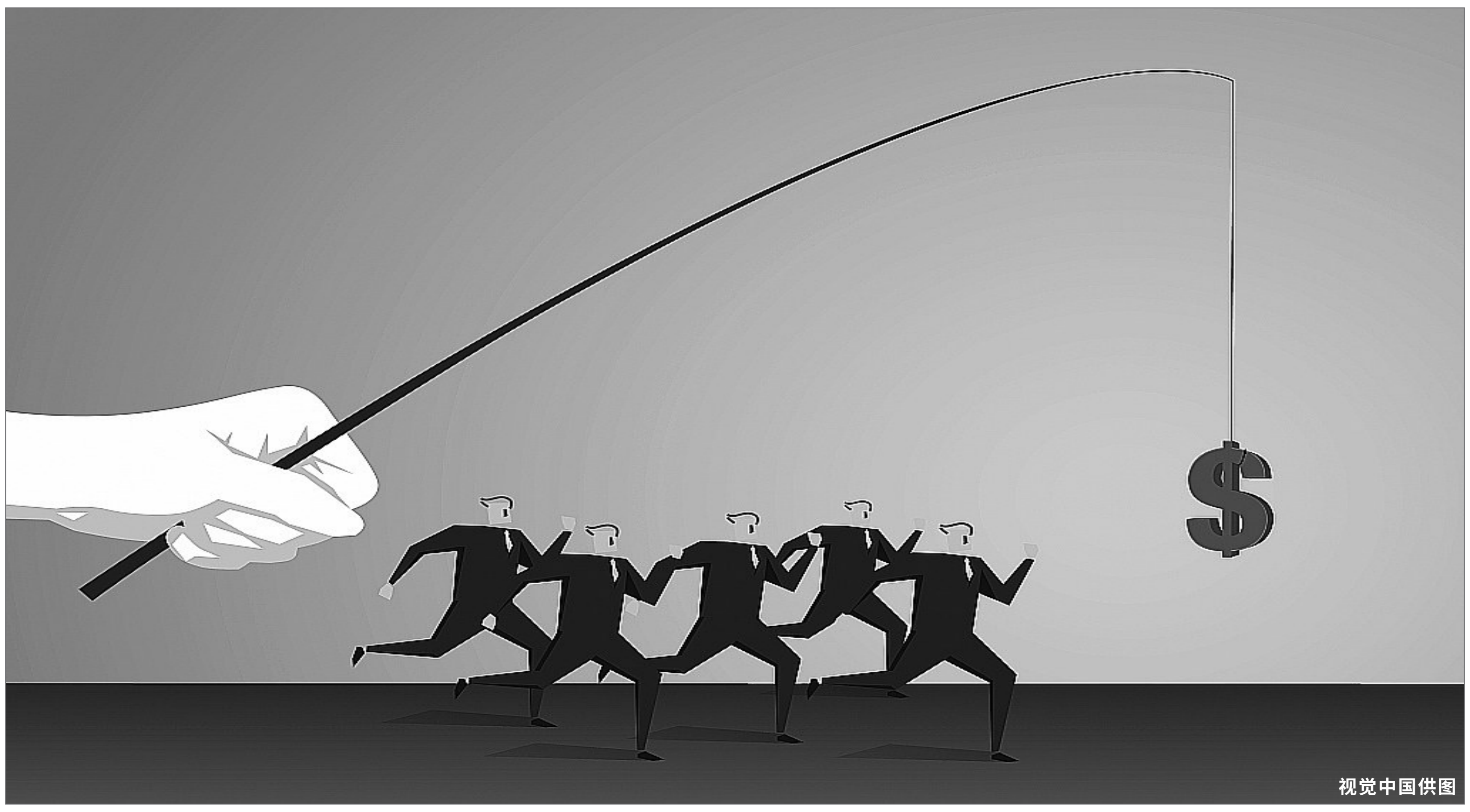
姑娘申请了专利，注册了公司。2014年，“希拉洛斯”已引入数亿美元投资，估值90亿美元，成为硅谷明珠。伊丽莎白·霍姆斯登上《财富》封面，在电视节目中与克林顿、马云谈笑风生，被《时代》杂志提名为“100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是明珠之心。

是珍珠还是鱼眼睛，是红心还是黑桃，反转随即到来。

201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卡鲁雷连发5篇报道，击碎了这个美女创业的神话。画皮褪去，希拉洛斯的本质连鱼目都算不上，顶多是个肥皂泡泡——那个产品根本不能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根本不存在。它只拥有霍姆斯对它的想象和吹嘘，它是一群研发者疲惫而失败的尝试。创意也许很好，技术无法落地。

雷同且更甚者，譬如当年那辆乘风破浪的青年汽车，宣称拿水当燃料。谁不知道水又多又便宜又环保啊，可这能实现吗？

希拉洛斯这颗泡泡，估值近百亿美元，烧了投资人10亿美元，存在15年，就没人想过戳一下吗？


视觉中国供图

“本书依据与150多人的数百次访谈而写成，其中包括60位希拉洛斯公司的前雇员。”除了见诸报端的文章，约翰·卡鲁雷把希拉洛斯的故事写成《坏血》一书，在前言中，他写到除了部分访谈对象化名，描写的一切“基于事实，千真万确”。包括希拉洛斯公司如何伪造检测结果、欺骗投资人、控制员工、阻碍调查……甚至无视一些患者包括癌症晚期患者的利益。

卡鲁雷是个狠角色，写过医保诈骗，拿过普利策奖。他供职的《华尔街日报》亲手捧过希拉洛斯。这家报社的大东家是默多克，老爷子挺欣赏伊丽莎白·霍姆斯，给她投了1.25亿美元。

钱归钱，真相归真相。即便后来霍姆斯恳请默多克出手干预卡鲁雷的调查，默多克也没有同意，希拉洛斯垮了，他1美元卖掉上亿美元买来的股份。

《坏血》一出，霸榜美国各大权威书单。这故事读来惊心，却又好似熟悉。

这个夏天雨多，事情也多。瑞幸退市了，贾跃亭说要“重启”了，烧掉10亿美元却造不出车的拜腾停摆，陷入负债与欠薪的泥淖。真要验血的话，有些“独角兽”的生理指标数值高度相似：吹嘘产品，获取资本，掩盖真实进度，假装或真心渴望有一天现实会和吹嘘的一样好。

它们的内核古老而乏味，人人听过《皇帝的新衣》，里面的裁缝操持的就是这个套路。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行业狂飙突进，人们仿照硬件和软件，发明了一个词“雾件”，指那些还没实现，就开始大肆宣传的东西。这个词真好，雾里看花，好像戴着毛玻璃眼镜，是那么个轮廓，谁也摸不着真货，谁也瞧不出品质成色，有没有都不一定，先吹着，积假成真。国王肉眼圆睁，可他的理性早就闭上了眼睛，在雾里欣赏着说来华丽的衣裳。

人们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譬如斯坦福、学霸、男性角斗场杀出的少女英雄；人们追捧自己的白日梦，譬如草根、逆袭、被伟大时代赐予的机遇。相信的代价常常是个体利益、机构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总和，包括但不仅限于财富的“灰飞烟灭”。

所谓梦想从未如此昂贵，又如此廉价。它动辄被估值10亿美元，又常常背离真实的奋斗与突破。

在《坏血》中，卡鲁雷教我们质疑的各种角度。譬如产品不让人测试绝对有问题，效果展示都是录播绝对有问题，部门间不许沟通绝对有问题，老板置他人性命于不顾绝对有问题……每个角度都能看到肥皂泡的空洞，前提是你愿意睁开眼睛，独立思考，拒绝轻信并追问下去。可能有人不高兴，但须知泡泡飞不过沧海。

此书终了，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能力归零，而我们拥有了真相的检测能力，别让坏细胞轻易战胜我们的免疫系统，且警惕毒蝇伞、箭毒蛙、鸡心螺——它们看上去都很美。

伊丽莎白·霍姆斯有位全球闻名的“本家”。这位霍姆斯先生，有另一个汉语译名“福尔摩斯”。讽刺的是，真实的霍姆斯在虚构，而虚构的霍姆斯则一生追求真实。

去成都“坐茶馆”

□ 鱼 木

赵雷的《成都》唱进大街小巷的那一年，我去了趟成都。民谣歌手是小酒馆的标配，但令我浮想联翩的却只有成都的茶馆。

民谚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足见“坐茶馆”之于成都市民文化的重要性。在快有百年历史的腌卤店“盘飧市”点一份卤货，店家先上的却是一盅盖碗茶；隔日去太古里的网红店，景德镇的青花瓷碗也是标配。

历史学者王笛写过多本关于成都茶馆的书，而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茶馆》，恰好在成都。

很多城市都有一条仿古的步行街，卖小吃杂货，也有文创小店，游人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都要去走一遭，似乎这样就能感受到城市的昨日与今日。我自然不能免俗。而这本《茶馆》就陈列在宽窄巷子的一家小店里，和许多描写成都历史、介绍景点的书挨在一起，这倒是个巧遇了。购得书后，店主还提供敲章服务。对，就是那种粘上红色印泥、努力按压后产生的作品。作为“景点”的标识，这个章是由上下结构的“宽窄”二字构成，远看字形结构很像一座牌坊的外观，看来设计时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游人如织的网红城市——这大概就是成都的“今天”了。然而，王笛要从中寻找的，却是隔着数十年光阴的成都“过去”，即民谚里“一城居民半茶客”的成都。

《茶馆》有一个副题是“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成都历来多的是茶馆，成都人也爱坐茶馆。于是，不起眼的小茶馆，就成了成都人孕育地方文化的消费空间。茶馆开张前一晚，要举行仪式，称“洗茶碗”或“亮堂”；茶馆一天的生意也有忙闲之分，忙时称“打涌堂”，闲时称“吊堂”。穷人买不起茶，可以买白开水，茶馆允许顾客自己带茶叶到茶馆，只需要付开水钱便可，称“免底”或叫“玻璃”。这些充满智慧的民间俗语，何尝不是茶文化外显的隐喻呢？

王笛从学术的角度写茶馆，既讲坐茶馆、吃闲茶的消遣，也谈及茶馆里的戏班子与早期的娱乐样态；既说明茶馆这个小本生意的经营状况，也论及茶社业工会与地方文化。他试图以茶馆为媒介，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考察成都人坐茶馆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作为一本500多页的研究专著，《茶馆》读来却并不费劲。上个世纪初，街头茶馆林立的成都，似乎伴随着作者的讲述，缓缓浮现在眼前。

王笛的《茶馆》对成都茶馆的茶具使用、喝茶方式、茶馆术语、顾客言行等茶馆文化之展示都有很详尽的记述。从书中窥探，成都的茶馆就如同《武林外传》里的同福客栈，自成一个江湖。同福客栈里有武功高强的江湖侠客，成都的茶馆里，则多好摆“茶碗阵”的“袍哥”。前年，王笛又出版了《袍哥》一书，对《茶馆》里粗粗提及的这一群体有更加详尽的论述。

有趣的是，关于“坐茶馆”一说，汪曾祺在文章里专门写过。虽然写的不是成都，但茶馆文化自有其共性。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昆明也多茶馆。本地人同四川人一样，只说“坐茶馆”，但北京的学生去了后，创造了“泡茶馆”一词。“泡”是北京话，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他有位陆姓同学，就是“泡茶馆”的冠军。

在那个年代，可以想见一碗茶并不贵，因而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茶客们为茶而来，也为茶馆里的人际往来、文化娱乐、信息交流而来。

回到今日，现在的成都依旧不缺茶馆。宽窄巷子里，仿古建筑漆着红色新漆，伪装成过去的式样，店家用高大的八仙桌和川地的变脸绝技招徕顾客。令人想起往昔的茶馆，也是这般有川剧“玩友”坐唱，俗称“打围鼓”。茶馆还在，娱乐依旧。只不过，人声鼎沸的茶馆里，操着外地口音的游客成为座上宾，异乡的味蕾赶来凑热闹，本地的茶茶水水，只不过是“到此一游”的纪念品。游人行色匆匆，是没有耐心在茶馆里泡上一整天的。

又或者，大可不必如此悲观。去过成都的游客都知道，这里各个景点必备“掏耳朵”项目，已连同景观本身成为成都一景了。据说“挖耳”这一服务，在晚清的河边茶铺里就很流行了，百年以来长盛不衰。尽管今时今日的茶馆不复往昔，但一盅盖碗茶里，想必无意间也继承了不少往日遗风。

视觉中国供图

后来，这一趟成都行，我还附带着走了趟乐山。乘船看完乐山大佛后，我曾骑车沿着河边闲逛。沿河有一些小茶摊，自然不似成都的茶馆亮堂气派，但也人气颇旺。老头老太坐在竹椅子上打着牌，颇有一番闲适感。不知怎的，这个画面，倒让人想起了《茶馆》这本书里写的那种往日的茶馆。在这些还没游客涉足的小茶摊，本地人依然保留着喝茶的习惯，或许这要更接近于茶馆的本味。

小茶馆的消弭与茶馆的流变，又何尝不是成都社会文化流变的一个缩影。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岁月如何变迁，茶馆始终会是川地市民文化的一部分。

身为游客，下一次再去成都，就坐一整天茶馆吧！我这样想。

《永远不要说你老了》：过了人生“中点”，还能重新出发吗

□ 宗 城

文学作品不缺乏爱情的光泽，但年轻人总是爱情的主角，在罗曼蒂克的想象中，爱情神话为青年建构，而那些退休的人、社会上被遮蔽的人，却被遗忘在生活的角落。有感于此，日本作家村上龙决定为被遮蔽的人发声。

在新书《永远不要说你老了》后记中，村上龙写道：“主角们都过了人生的中点，是设法‘重新出发’的中高龄者，而且必须是‘一般的人们’。体力渐渐衰弱，经济上也不是全无后顾之忧，而且有时候必须意识到年老。这种人该怎么存活于这个难以生活的时代才好呢？这个问题即是本作的核心。”

《永远不要说你老了》收录了5个中篇，主人公都是过了人生“中点”的人。其中《婚姻介绍所》讲的是年长女性频繁相亲，在一次次试错中体验爱情、性别与亲密关系；《再做一次翱翔天际的梦》和《旅行照护员》，主人公都遭遇了裁员。在《露营车》里，主人公是一个接受优退的中产阶级，可以靠退职金、存款和养老金过活，他的心愿就是和妻子来一次露营车长途旅行；《丧犬之痛》则是爱狗人士的相遇，讲的既是婚姻危机与个人孤独，也是一代人在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心态。

熟悉村上龙的读者知道，村上龙过去更常书写的是叛逆不羁的年轻人。比如《69》里沉醉于摇滚与游行的嬉皮士、《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里放纵的青年，以及《共生虫》里的辍学少年。但在《永远不要说你老了》中，村上龙看见的是那些与衰老、平庸步步周旋的年长者。

村上龙找到他们的共性，就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换言之，人人谈论爱的年代，爱却更加稀缺了。现代社会不缺乏交际、酒会、歌舞和一夜情，但缺乏爱，他们不确定对方看上自己是出于喜欢还是肉体需要，也担心激情速朽，过后是漫长的难过。对于年长者，这样的担心更多一层，那就是衰老的遗憾，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但无能为力。

在第一篇《婚姻介绍所》中，村上龙就写到了一个年长女人相亲遇到的种种困惑。主人公志津子54岁时离婚了，她多年没有性爱体验，渴望重获真爱，但遇到了一个个只是觊觎自己肉体和财富的男人。志津子被一次次男性的眼光打量，也在相亲中深刻意识到爱的难得，但她并没有放弃寻觅，而是继续微笑面对第二天的阳光。《婚姻介绍所》通篇保持一种轻快的基调，就像一个人，笑着把悲伤的事说出来。

如果说《婚姻介绍所》关注的是退休女性的性与爱，小说《可口的水》就讲到了失业危机。主人公因藤茂雄54岁，遭遇了出版社裁员。他是个失败的小说家，持续参加文学奖，却只有一次进入最终评选，人到中年放弃了作家梦，心里依旧有不甘。他把自己做过的梦都写在一个日记本上，那个日记本的名字是：再做一次翱翔天际的梦。

可是，他还能实现梦想吗？因藤已经不抱希望了，失业之后，他成了游民，与一个叫福田的神秘男人结识。福田是社会边缘人的象征，他生活在大城市里阴暗狭窄的角落，身体不佳，拖欠房租，即便死了也不会引起多少关注。让人困惑的是，福田住在贫民聚集的旅馆，却不领社会救助，他有一个住在富人区的母亲，却迟迟不与母亲相见。直到临死之前，福田才坦白了自己的经历，而他最后的一个心愿，仅仅是再见母亲一面。

福田是不幸的，但村上龙还是温柔地写道，即便在这样糟糕的处境下，福田也遇到了善良的因藤，还有帮助他的热心人，还有做梦的念头。只要有这些，生活就还不算太糟，我们仍可顽强走下去。《可口的水》是献给平凡人的小说，这里没有奇迹，没有神话，有的是老年人疲惫的塑壳，和他们隐藏在心中的渺小愿望。

村上龙的写作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日本的“后泡沫时代”，“低欲望社会”成为常常被提到的词，简而言之，就是有学者认为，这一代日本青年丧失了物欲和成功欲，缺乏干劲儿和梦想。这种说法能解释一部分日本社会的现象，但在它的流行过程中，也遮蔽了日本社会的复杂性。

村上龙在小说里写到的，其实是被“低欲望表述”忽略的人，他们从泡沫经济时代走到今天，看起来不争不抢、随遇而安了，但实际上，他们内心仍有微小而不灭的火，仍然怀揣欲望，想做一些如果不做就会后悔的事。村上龙聚焦的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关于孤独，关于亲密关系，大城市里的人们，一天天被热闹包围，一天天又禁锢在无聊与平庸之中，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如今都付笑谈中。

在日本，老龄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主要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危机后，日本创作者把笔触更多对准都市里的年长者，安藤樱主演的《0.5毫米》是其中的优秀作品。在那部电影中，安藤樱饰演的角色闯入了4个老人的生活，他们各有各的怪癖，孤独寡居。因为衰老，他们被视作负担；亲人能给予物质上的补偿，却疏于修缮老人心中荒芜败落的花园。于是老人们尝试做怪异的事，希望有人注意，宽慰自己——“我还有苟活于世的存在感”。

村上龙写《永远不要说你老了》，让我想起《0.5毫米》的一段话：“被逼到极限的人，他的光芒就超越了极限，会作为一个自我存在而觉醒。那能让他拥有移山的力量，山就是每个人的心灵，或许只能移动0.5毫米，但这些几毫米聚集起来，朝同一方向移动时，就是革命的开端。”

谁……事的我

人

□ 胡 宁

如果你刚刚离婚，厌倦了乏味的生活，此时却突然收到一封遗产继承通知书，告诉你远在德国的伯父给你留下了100万马克的遗产，但是条件是，你要到通知书里指定的3个城市居住，并且完成一篇关于权力的论文，你会怎么做？

这就是《权力之图的绘制者》主人公马太·帕维尔的遭遇，也是这个故事的开端。虽然我不得不先说明故事的走向，可是，一本书时常是一段旅程，不是只有故事情节才具有意义。

我喜欢这本书，不在于它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不复杂，还有点复古。故事的开始就如同好莱坞大片的经典模式：主人公的生活平衡被打破了。能得到遗产的条件甚是荒诞，帕维尔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布加勒斯特，如开篇所言，完成以上条件，而后获得大额遗产。几番犹豫后，帕维尔决定辞去公职，寻找这位神秘的德国伯父。

那是2000年，书中认为这是濒临毁灭的边缘。帕维尔在佛尔谢特、博伊莱海尔库拉内和卡拉法特3个在地图上像个“百慕大三角”一样的城市分别结交了3个人：画家特奥多尔·布莱诺维奇，拉里拉琴的伊维斯，以及工程师弗拉蒂米尔·杜米内亚。帕维尔不断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画家是阴影里的帕维尔，陷入比自己还复杂的感情纠葛里；工程师则更像阳光下的帕维尔，比自己先知先觉。

故事发展到中段，在德国乌尔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出现了。一位名叫西格佛雷德的白发老人自称自己是“后现代的撒旦”，所有这一切都出自他的手笔。

帕维尔想联合其他两人一起反抗这个魔鬼。画家依旧是那个慢他一步、比他更纠结的人，还在因为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不能自拔痛苦不堪。工程师则又先他一步，将家产捐给了教堂，携全家回修道院隐居，摆脱了魔鬼的掌控。这是反抗西格佛雷德的方法：重拾信仰，回到上帝身旁。

最后，他们一路找寻来到了教堂前。画家无法战胜恐惧，最后悄然离世。帕维尔则突然内省找回了信仰，摆脱了西格佛雷德的魔力，重新回归自我。

有人说，帕维尔是巴尔干的浮士德。这部小书显然比不上《浮士德》的深广和复杂，但是与之类似的是，帕维尔也曾身陷虚无、苦闷、困惑和煎熬，但是不愿停滞。他追寻变化，试图解谜，直到最后一刻完成那种对自我分裂的跨越。

很多人不喜欢这部小书，因为这部小说不够复杂，“信仰之跃”又显得太有说教意味。但是我更认同罗马尼亚一位著名的文学历史评论家丹·克里斯蒂亚的说法。克里斯蒂亚评价这本书时说：“加布里埃尔·基富（作者）是描写诸如身体不适、精神不振、孤立无助或内心颓废等消极事物的艺术大师……《权力之图的绘制者》说的‘权力’，可以被解读为深知世界不仅局限于现实的创作者或艺术家的一种能力。”

基富借帕维尔之口，从一开始便说：“旅行本身远比抵达终点更重要。”这也是我阅读时的体验。书中有很多钻石般的句子，能唤起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极其现实的灰暗的共鸣。比如，书中一个炮制闹剧的小配角被描述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就是由惨淡的灰色体组成的，不必太过认真，只要像造物主那样进行简单的加墨和着色。”

有一段内容，在我看来一定可以击中一些困惑者的心。帕维尔自述，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种虚幻的期待中”。“他竭力想有所改变，确信这样才有希望。而当机会真的出现时，还是会因为无力改变现有的生活轨迹而放弃。”他把这样状态下的自己比作“一匹关在马厩里的马”，它梦想去参加大型的赛马，但是真的到了赛场之后，却害怕被证实是那种跑上一百就倒下的劣马而停留在原地。

基富描写画家在悲伤的情绪漩涡里越陷越深时写道：“他像幽灵一样蹬着自行车，毫无目标地穿行在沉睡的街头小巷，而他敞开着的风衣像一面战败者的灰色旗帜，迎风不停地飘动着。他感到被一块奇大无比的陨石重重地压着，看不到一丝丝希望，也无法继续他现在被一分为二的生活。”

故事的最后，当帕维尔停留在了教堂附近时，基富写着，可以设想，高墙那边隐居的小团体可能过着正常、节制而安逸的生活，而帕维尔和画家却凭着想象构建这一个完全不同于真实世界、比真实世界还要生动的世界，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到高墙里的那个世界。在他们的眼里和脑海里，每天不管是熟睡着还是清醒着，总是播放着他们自己编造的一个个有关里面发生的恐怖的、变形的生活片断。

这些文字一次次击中读者内心可能存在的软弱，击中你我可能都曾幻想过的恐惧，最后却发现事情远没那么糟糕。也许故事的结局，帕维尔以信仰的力量拯救自己不能激励你，事实上，这也没有激励我。但是更让我感到舒畅的是，作者就像一个能看穿人心里黑暗角落的读心者，他把那些软弱和迷茫赤裸裸地以书中人物之口叙述出来，反而让人有如释重负之感。

诚实本身是一种解脱。我还记得，书中，当主人公问魔鬼，你为什么选中我时，西格佛雷德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魔鬼，我明白自己的处境，我只能是个后现代撒旦。

你看，连撒旦都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处境，那你我还要被困在“教堂”附近、幻想隔墙的生活多么恐怖吗？如果你有一点难过，又有一点闲暇，可以拿起这本书，不为了一桩精彩的故事，只为了找几句大实话，戳穿自己的面具，短暂地获得一点点救赎，和一点点勇敢。